

五、中共介入中東地緣政治之觀察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崔進揆副教授主稿

- 中共與沙國的能源與貿易關係密切，對陷入國際孤立的伊朗示好，促成長期世仇的兩國復交，凸顯中共在中東影響力上升。
- 拜登上任後美沙迭生齟齬，沙國欲展現獨立自主外交姿態，沙伊和解衝擊美在中東戰略布局；倘人民幣用於石油交易結算，會否挑戰美元地位待觀察。

（一）中共與沙伊交好，促成雙方和解

中共、沙烏地阿拉伯、伊朗於 2023 年 3 月 10 日在北京發表聯合聲明，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宣布將於兩個月內重新恢復雙邊關係，並執行政治和經濟上的多項合作協議。三方聲明一出，震驚國際社會，因為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向為世仇，不僅宗教認同不同（前者信奉遜尼伊斯蘭，後者信奉什葉伊斯蘭），在區域內亦各有政治野心與企圖，過去更在伊拉克、敘利亞、葉門進行所謂的「代理人戰爭」（proxy warfare）。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關係正常化，不僅牽動著區域未來地緣政治的發展，更意謂著中共在中東地區的勢力和影響力正逐步上升，而美國長期在中東的主導地位勢將受到挑戰。

對於中共斡旋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和解，外界多認為是中方在中東地區的外交勝利，但去年 12 月習近平的中東行其實就已透露出區域情勢轉變的軌跡。在沙烏地阿拉伯安排下，習與阿拉伯國家元首舉行了「中國—阿拉伯國家峰會」、「中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峰會」，並和沙烏地阿拉伯簽署中沙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協議。中國大陸是沙烏地阿拉伯第一大貿易夥伴，沙烏地阿拉伯則是中國最主要的能源供應國，其出口石油的四分之一就是輸往中國大陸。

此外，中共與伊朗的關係也非常緊密，就石油供輸議題簽有長約，伊朗總理萊西更在今年 2 月至中國大陸進行國事訪問，期間除與習發表反對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的聲明外，亦公開表示戰略夥伴關係不受任何區域形勢的影響。另在中方的支持之下，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組織峰會的備忘錄也在去年獲得確認。當伊朗過去因為核發展議題受

到國際社會譴責和制裁時，中共是國際社會中極為少數仍願意表示支持並公開與之交好的國家。雖然斡旋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的和解開始於伊拉克，但在區域形勢轉變之際，中共在關鍵時刻成為兩國和解的要角。

（二）沙伊和解衝擊美沙關係，凸顯中共區域影響力上升

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和解，同時也反映近期美國與沙烏地阿拉伯關係的轉變。拜登政府上任後，因為其在人權議題的立場與態度，致使美沙關係長期處於低迷、緊張的狀態。自由、民主、人權是拜登政府外交政策凸顯美國價值、理念的核心。拜登在競選期間就曾批評沙烏地阿拉伯是所謂「賤民國家」(pariah state)，上任後更公布華盛頓郵報記者哈紹吉命案的調查報告，暗指王儲和實際掌權者默罕默德·賓·沙爾曼 (MBS) 就是主謀。此外，針對沙烏地阿拉伯將美國軍售武器用於葉門內戰並造成嚴重人道危機一事，拜登政府也數度公開表示反對，因此兩國在外交上實際已積累許多的不滿和嫌隙。去年 10 月，沙烏地阿拉伯和石油輸出國家組織成員做出每日減產石油兩百萬桶的決議更直接重創美沙關係。面對高油價和通膨問題，拜登政府原本寄望沙烏地阿拉伯能發揮影響力讓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增產石油，以緩解國際和美國民生的壓力，並曾為此特別出訪中東，不過最終卻事與願違。美國政壇更在減產決議後出現必「重新評估」兩國關係的批評聲。人權問題、哈紹吉事件、葉門內戰、石油輸出國家減產等事件使得美國與沙烏地阿拉伯關係驟降，亦同時提供中共在中東地區開展大國外交、拓展影響力的機會。

美沙關係產生質變，以及中共的區域影響力提升，影響美國自川普政府以來的戰略規畫和布局。川普上任後將伊朗定義為區域衝突與戰爭的亂源，而為打擊以伊朗為首的什葉勢力在阿拉伯半島上的擴張，川普政府的中東戰略是透過沙烏地阿拉伯和其他遜尼阿拉伯國家來制衡和壓制伊朗什葉勢力，任內還促成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關係的正常化，半島上的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在 2020 年相繼承認以色列，並開展彼此在外交和經貿上的關係。以色列和阿拉伯關係正常化

也是川普政府制衡伊朗什葉勢力的地緣政治策略運用，因為除了遜尼阿拉伯國家外，以色列也視伊朗為安全上的一大威脅。川普政府結合以色列、遜尼阿拉伯國家對抗伊朗什葉勢力的策略基本也被拜登政府所沿用，但在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和解之後，美國政府的策略已然受到嚴重的挑戰。在沙烏地阿拉伯政策轉向後，其他遜尼阿拉伯國家是否也跟進調整對伊朗的政策，將會直接影響美國在中東地區整體的戰略布局以及未來區域地緣政治發展。目前區域現況是美國影響力正在下滑，中共勢力正在上升，沙烏地阿拉伯則想成為區域的強權。

（三）沙國欲展現獨立自主外交

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和解另一值得特別關注的是，沙國似乎有意透過此舉來向美國證明其外交政策的獨立自主。沙烏地阿拉伯自立國以來就與美國維持緊密關係，藉由向美國輸出石油獲得美國在安全上的保障。美國除了在沙烏地阿拉伯有駐軍外，同時也是沙烏地阿拉伯最主要的武器供應國，有七成的武器來自美國軍售。然而，中東國家近來也是中共在國際軍火市場中積極爭取合作的對象，且中共在1980年代就曾向沙烏地阿拉伯提供東風系列的飛彈，中製無人機也銷往沙國，近期更傳出沙烏地阿拉伯將購買驅逐艦的消息。雖然中製武器在性能與品質不如先進的美製武器，且沙烏地阿拉伯短期內也無法完全切斷對美國的安全依賴，但是沙中關係的提升確實讓美國政界感到憂慮。沙烏地阿拉伯透過該事件，向美國傳遞其有自主處理區域事務，以及調和大國關係的能力。中共、俄羅斯、伊朗這些與美國關係不睦，甚至被視為敵對的國家，在未來都可能是沙烏地阿拉伯合作的對象，美國已不是沙烏地阿拉伯唯一的選擇。

（四）結語

中東地區的重要性本來因為美國自阿富汗撤軍、結束反恐戰爭，以及政策轉向印太地區而式微，但因為烏俄戰爭產生的能源危機，使得中東地區又重新回到國際政治的中心。除了安全問題和大國地緣政治競爭外，人民幣未來在國際能源市場中是否可能取代或至少成為美

元之外另一主要計價貨幣的議題也受到重視。中國政府近期似乎也有意積極游說中東地區產油國考慮人民幣計價的可行性，且習在去年的中東行確實就已向沙烏地阿拉伯提出，只是當時沙烏地阿拉伯仍顧及美國反應，並未做出任何承諾。今年2月，石油輸出國家組織中第二大產油國伊拉克已宣布採用人民幣直接結算對中進口貿易。雖然伊拉克政策不涉及攸關石油出口的匯算問題，但該一決策和區域情勢的轉變，確實讓國際能源市場出現美元是否不再獨霸的疑慮。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元一直是國際強勢貨幣，但隨著美國國際和區域影響力的下降，中共是否會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實力日增的情況下，進一步推動挑戰美元獨霸的地位，將會是未來政策分析和研究觀察的重點，亦值得政府相關單位關注。